

团圆在2021

□ 魏 晞

1

历尽艰辛之后，才是团圆。孙海洋一家终于在2021年结束了分离的痛苦。他在年底这几天发文，拒绝所有媒体的采访，这家人真正过上了团圆的日子。为了和被拐14年的儿子独处，孙海洋想了许多方法，躲避媒体的长枪短炮。

在这一年幸运团聚的被拐儿童家庭里，孙家只是8307分之一。自2021年1月，公安部展开“团圆行动”，截至11月30日，累计找回历年失踪拐拐儿童8307名，其中，一位被拐的孩子终于在暮年找回了同胞兄弟，那时，他已经与家人分别74年。

新疆伊犁90岁的老人张斯业，终于找回了他的宝贝。他的一双儿女44年前在乌鲁木齐火车站丢失。2021年4月，江苏徐州一名男子和新疆吐鲁番一名女子，确认与张斯业有亲缘关系。寻子成功靠的是他的血液，以及亡妻生前佩戴的手表上残留的DNA信息。

还有自己徒步回家的聋哑人王福，自17年前外出务工，与同乡走散，他依靠零星记忆，一路摸索回家。回家的路，他走了5年，沿路乞讨，慢慢地，智力也出现问题。等到今年终于回家，他在家人的陪伴下度过了80岁生日，却连身份信息都忘记了。

在团圆的那刻，笑容爬回了寻亲者的脸庞，但过去流过的泪水，一时难以忘怀。一位留着紫棕色短发的母亲，与被拐26年的儿子拥抱后，小心翼翼地从鬓角处掀开头发。假发下藏着一头花白的寸头，儿子丢了那天，我一夜白发。

在最甜蜜的团圆时刻，寻子的记忆时不时跳出来，提醒着过去的苦。找回儿子的第15天，孙海洋从家里醒来，看到一摞摞寻子海报、名片，吓了一跳。他发了一条朋友圈，感慨再也不想看到类似的名片。

儿童被拐的记忆残忍地刻在寻亲父母的脑海里。1999年，福建厦门的采石场旁，一名抢劫犯终日游荡，趁着父亲白天外出打工，潜入工棚，抢走与母亲一起睡觉的男婴。22年后，抢劫犯才被抓捕归案。

同样在1999年的一个夜晚，两名蒙面的抢劫犯持刀破窗而入，从母亲手里抢



陕西渭南，一位寻子的父亲在家中。

走男婴，后以1.65万元卖出。等到男婴长大成人，却要面临一个早已破碎的家庭：亲生父母已经离婚，又各自成家。

在今年成功找回的8307名被拐儿童里，失踪60年以上的有83名。1960年某个早晨，一名1岁男婴用衣物包裹着，躺在南方一家福利院门口，身上没有任何身份信息。男婴后来被河北邯郸一户人家领养，抚养长大，生活了60年，直到今年，他才与亲生父母团圆。

江苏扬州王家的小儿子，始终是王家父母的心头大石。1959年当地发生自然灾害后，王家父母在饥饿环境下作出不得已的选择，把小儿子送往上海给其他家庭抚养。人一送走，王家父母就后悔了，多次去上海寻找，直到逝世，也没找回小儿子。

失散62年后，王家的哥哥姐姐，终于见到小弟——河北邯郸的杨玉鹏。此前，66岁的杨玉鹏在养父母的支持下，

每年来上海寻亲，加了许多寻亲群，直到DNA匹配成功，他才与打碎骨头还连着筋的哥哥姐姐团圆。

2

团圆的故事在这一年反复上演着。久别重逢的相拥，被记录在直播、短视频、媒体报道里，上百万网友为别人家的团圆贡献流量和泪水。

某种程度上，中国人对团圆的渴望，早已刻在了DNA里。在病毒肆虐的这两年，缺席渐渐成了疫情时期的日常。在深圳，有女生已经和生活在香港的男友两年未见，在贵州一家留守儿童托管中心，有个男孩的父亲在外务工，近两年因防疫政策，一直抽不出时间看孩子。

但什么都不能抹去人们对团圆的渴望。那位不能和香港男友见面的女生，在莲塘口岸握着望远镜眺望隔着深圳河

的男友，两人一边挥手一边通话，哪怕在彼此视线里，对方只是小小的一点。生活在托管中心的留守儿童则得到了中心老师买的鸡腿和汉堡，以抚慰思念之情。

恰是看到了寻亲家庭对团圆的渴望，深圳民警卢保磊多次出发，侦办上百宗涉拐案件。从警以来，他找回的孩子，被拐时间最长的有88年。破案时，这个解放前已被拐卖的女孩已经是九旬老人，家里只剩侄儿在世。

他也参与了为孙海洋寻子。为此，卢保磊走过数十万公里路。在他之前，几代刑警接力，密切关注着相关线索。最后一次出发，卢保磊冒着大雪前往山东聊城，才和孙海洋的儿子见面，一起下了一次馆子。

侦查技术的革新也让往年难以侦破的积案有了重新侦查的可能。如今，有3000多个免费采血点分布全国各地，方

便被拐家庭就近采血。被拐儿童的血液将记录在数据库里，通过DNA提取、扩增、电泳，再找到双亲DNA，提高查找的效率和精准度。那些双亲逝世的家庭，可以由叔侄、祖孙等亲人提供血样，用第二代DNA测序技术作出鉴定。

还有擅长人像比对的刑事技术专家，能抓住人脸的特征点，即便被拐的幼童长大成人，容貌大变。

找回被拐儿童只是一个开始。多年缺席带来的隔阂，在团圆之后，渐渐浮现。一位被拐19年的女子，重新见到母亲时，母亲已经病重卧床，只能微笑回应。贵州一位奶奶抱着久别重逢的孙子，反复说对不起，为当初意外丢失孙子道歉，但孙子听不懂她的方言，只好用拥抱轻轻安慰。

人们只记得团圆的甜，却难以了解这些家庭背后的怨怼和误解。一些等待团圆的家庭，在日复一年的等待中，早将过往的感情消磨殆尽。

在云南丽江经营烧烤摊的母亲，在2006年儿子被拐后，患上系统性红斑狼疮，身体开始浮肿变形。而她的儿子被拐中途逃脱，被送往儿童福利院后，多次回云南寻找亲生父母未果，最后，河北邯郸一对夫妇收养了他。

当母子两人的DNA成功匹配时，母亲已时日无多，儿子却拒绝相认。他误会亲生母亲当年没有寻人，也想报答养父母的抚养之恩。2021年6月30日，母亲被送入医院抢救室，儿子才在警方的劝说下返回云南。

回家的路实在太远了，母亲没能等到长大成人的儿子，就离开人世。

毫无疑问，那些团圆的家庭，需要花费许多时间，弥补彼此缺席的时光。那个骑着摩托千里寻子的父亲郭刚堂，在找回儿子后，平静接受了儿子的提议，回养父母家生活。本该网友指责郭刚堂的儿子认贼作父时，这个父亲公开支持儿子的选择，没有隔阂是一种奢望。他有足够的耐心慢慢消除隔阂。

与亲生父母的团圆，意味着被拐儿童要离开生活多年的养父母家庭。在今年团圆的诸多家庭里，被拐儿童就像夹心饼干一样，维护着亲生父母和养父母之间微妙的平衡。

一方面，亲生父母怨恨养父母夺走了自己为人父母的机会，又不忍伤害孩子对养父母的感情；另一方面，如果亲生父母出具谅解书，能帮助养父母从轻

量刑。许多时候，谅解书是被亲情绑架下出具的。亲生父母希望相认后，能给被拐儿童留下好印象。

被拐儿童符建涛就面临过这种困境：生母不愿出具谅解书，即使养父母下跪请求她的原谅。符建涛的生母认为，虽然符建涛有感恩之心，但一码事归一码事，养父母需要接受法律的惩罚。这让符建涛一度陷入自责，都是我造成的。

舆论压力接踵而至。有网友批评，被拐儿童认亲后回养父母家生活，无视了亲生父母多年寻亲的努力。舆论场上，似乎很少人为那些被拐儿童说话，毕竟，在DNA没有成功配对之前，养父母是抚养他们的至亲，而亲生父母，是远方的陌生人。

为了保护儿子，郭刚堂决定再也不接受媒体采访。孙海洋也作出相似的决定，为儿子找到理想的学校以后，他想让家人的生活恢复平静。他呼吁，希望把焦点对准那些仍未团圆的家庭。

3

在被团圆故事塞满的2021年，仍未团圆的家庭还有很多。

在孙海洋一家路过的地方，许多被拐儿童的家长闻声而来。他们格外积极地配合媒体的采访，不断地重复孩子被拐的场景。他们举着寻子的海报，站在孙海洋背后，确保他家孩子的信息，能成功入镜。

成为明星家长，吸引社会关注，是他们愿意在人前撕开伤口的原因。流量能推动他们的案件更受关注。

孙海洋和郭刚堂毫无疑问是被拐家长圈子的顶流，他们的故事被改编成电影《亲爱的》《失孤》，他们也都在2021年找回儿子。如今，也有不少家长，模仿他们走过的路寻子。

姚福吉是其中之一。他骑着一辆贴满寻人启事的红色三轮摩托车，一边直播一边寻女。这个不会手机打字，遇到相机就会避开的原因。流量能推动他们的案件更受关注。

孙海洋和郭刚堂毫无疑问是被拐家长圈子的顶流，他们的故事被改编成电影《亲爱的》《失孤》，他们也都在2021年找回儿子。如今，也有不少家长，模仿他们走过的路寻子。

姚福吉是其中之一。他骑着一辆贴满寻人启事的红色三轮摩托车，一边直播一边寻女。这个不会手机打字，遇到相机就会避开的原因。流量能推动他们的案件更受关注。

姚福吉是其中之一。他骑着一辆贴满寻人启事的红色三轮摩托车，一边直播一边寻女。这个不会手机打字，遇到相机就会避开的原因。流量能推动他们的案件更受关注。

□ 郑萍萍

时至今日，所有的网红之地都很难离开手机高清的前置或后置镜头。2021年，这些镜头像素更高了。

2021年3月的一天，山东省费县杨村行村村民程运付家的院里，涌入了数百名举着手机的陌生人。他们举着手机嚷着，为了抢占直播位置甚至大打出手。因为在网上意外走红的一碗拉面，拉面哥程运付成了红人。高峰时，一天有5万多人来到这个只有1500多居民的村庄，县里不得不从周边调来警力维持治安。

5个月后的东京奥运会冠军全红婵的老家，广东省湛江市麻章区迈合村的广场和祠堂门口，同样被挂着各地车牌的车辆挤得水泄不通。很多观众第一次知道，原来主播们是自带锅碗瓢盆驻场直播，准备打持久战的。一个年轻人脸上挂着汗珠，冲着一片镜头拜托道：请你们声音尽量小一点，不管你们是在直播还是录像，你们已经骚扰到老人家了，他们几天没有休息好了。

寻子14年终于找到儿子孙某的彭四英，也终于不堪其扰了。他们从深圳到湖北再到山东，这些镜头就没有离开过。但碍于情面，面对不断举到面前的手机，她还是勉强露出笑容说：谢谢大家关注，你们的关注帮我们找到了孩子。

据一位旁观的记者描述，几位主播在孙家走来走去并不停地大声重复着大家点关注，我们努力把赞点到2万。一位中年男性主播还会突然对着身边说话的人大声斥责：嘘！你们别说话！

看，在这个人人都抢着发声的嘈杂世界里，有时想要听到自己的声音也不那么容易。

5月，一位戴着眼镜、身形魁梧的男主播，在网上凭着一套喊麦操作，硬是将山东曹县这个很多人第一次听说的县城，带到了网民眼中宇宙中心的地位。其实，他的直播来来回回就一句话，带着明显口音，山东菏泽曹县666，我的宝贝，每一声都击中了网民兴奋点。随后，大量博主跟风模仿，煞有介事放出了曹县与伦敦、纽约、东京等全球各大城市的对比，错误百出地论证曹县的地位。当地一位政府官员面对曹县的走红，心态倒是很稳：在网络时代，就要用网络思维去对待宇宙中心北上广曹之类的调侃，不能见了这些就紧张害怕。

不过，嘈杂的声音占据网络公共领域的风险是，不但掩盖了真实的样貌，更让一些原本需要被听见的声音被淹没了。对14岁的未成年人全红婵的围观中，网红的恶意炒作、营销牟利终于引发了众怒。各平台争相发声，据称，共下架违规视频3287条，处罚违规账号92个，其中永久封号32个。

可是，这就能阻止大多数平台的流量逻辑吗？或者说，算法机制一旦启动，即便是它的缔造者，也无法阻挡？素人也

好，冠军也好，对它来说，都只是一个可以引爆热点的符号。

这算不上危言耸听，便利蜂创始人庄辰超在谈到便利蜂选址模型时的算法时曾说过，机器学习的算法已经不是人可以看懂的了。

不过眼下，机器的算法还是被人喂出来的。没有看客，就没有网红。平台很大程度利用了人性的弱点。女儿奥运会夺冠后，全红婵的母亲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这么多年，直到今天才知道家里有这么多亲戚。这条新闻下的评论几乎也全部指向人性之殇。

对于流量导向的危害，谴责之声从未停止。今天，我们频频拉出鲁迅声讨看客，但到底谁又是看客？我们辩解自己连快手、抖音的应用都没下载过，但谁能保证自己没当过吃瓜群众？在手机的镜面屏上，人们或许有时会瞥见猎奇、窥伺中的自己的倒影，只不过，很多人只会熟练地点亮屏幕，若无其事刷出下一个热点。

某种程度上，人类消费苦难。英国文学评论家威廉·哈兹利特在谈及人们为什么总爱读报纸上关于火灾和谋杀的报道时，给出了答案：就像同情一样，爱祸害、爱残忍也是人类的天性。

100多年后，影像传播文化崛起，文化评论家苏珊·桑塔格写下：相机通过培养为观看而观看，改变了观看本身，这话有点拗口，但所有人都越来越清晰地感受到观看和被观看的力量。

原住民被蜂拥而至的流量挤了出去。过去这一年，上海武康路上，一位老人因为在自家阳台上挂上了一个粉色蝴蝶结被围观，最终不堪忍受打卡者的骚扰而被家人接走；郑州街头一位卖了60年菜馍的老人因承受不了一次次的提问与直播要求，也暂时停止了摆摊；等待了14年才团圆的孙海洋夫妇，在被围观数日后，不得不使出假装离开再返回的计策，获得片刻的清静。

太阳底下无新事。2019年春节，不胜其烦的歌手大衣哥朱之文给院子新装了大门，又在门上装了39根10厘米长的铁钉。只是这道大门仍然无法保护他的生活。人们隔着大门叫嚷：我们开车几百公里，代表全国人民来看你，你不能把我们拒之门外啊！朱之文不得不打开院门，不过这一次，他的妻子李玉华嚼地站到了他的身前，同时举起了两部手机。

那位在农村集市摆摊的拉面师傅，也很快接受了新的游戏规则。那些跑到他门口的网络主播，为了吸引眼球，做出种种奇怪的举动。对此，他显然并非一无所



2021年3月24日，山东临沂，拉面哥所在的村庄，他的宣传画。

知。他曾对记者道出了底线：绝不让上初中的儿子在家门口看表演，也绝不让儿子出现在直播画面里。

早些年走红一时的上海流浪大师沈巍曾决定，与其被别人观看、利用，不如自己搞直播。没过几天，他就学会了那套游戏规则，他装疯、卖傻、装萌、卖年轻，不过最后他还是放弃了，这点钱，还要被审问，还要接受监督，真的太累了。

举起手机成了一种无奈的防卫之策，好像一张盾牌，又好像一把利剑。似乎谁占据了观看的主动权，谁就赢了。在2021年，有人甚至祭出了自己的死亡直播。3月，59岁的红毛皇帝顾东林回到出生的村庄，等待生命最后的日子。他曾顶着一头红发在郑州尬舞而走红。直播获得的收入一度让他关掉了理发店。但很快，网民不让尬舞抹黑河南家园的抵制，将他打回了一个人带着女儿，挤在理发店的困顿生活。

回家后的顾东林一直没有停止直播，

不过大部分机会给了来照顾他的网民高大尚。她没工作，愿意来照顾我，我就把热度给她。那段时间，高大尚的账号涨了2000多个粉丝。人们从她的直播间里，看到顾东林最后的模样，有时是发狂呼喊，有时又是昏迷不醒。4月16日，顾东林留给世界最后一帧直播画面：一张空荡荡的床。

在被虚拟世界构建的网红之地，有一个极为敏感的变量，就是时间。每个人都知道，这是一个没有太多耐心等待靠口碑积累人气的时候了，风口只是一夜之间的事情。

2021年7月从互联网大厂辞职成为专职博主的秀芬在此，5个月便在小红书上积累了50万粉丝。在12月23日发布的年终复盘视频中，她以一辈子都没有过这样的光辉时刻的口吻，分享了自己的经验，其中第一条就是不要犹豫，犹豫一定会失败。

这更是匆匆入场元宇宙的人们的心态。元宇宙是从《柯林斯词典》到《咬文嚼字》都评选出的2021年度热词之一，尽管多数人对它仍不明觉厉。

元宇宙是什么是元宇宙的提问，一家创业企业负责人每次的应答都不太一样，但这不重要，重要的是谁先入场，谁便占了先机。2021年，这家公司孵化的虚拟人物在抖音上创造了单条播放量和点赞量最高的纪录，被称为元宇宙视频创作的当家花旦。

分秒必争的心态弥漫在每个行业，一切都在加速，不仅仅是人们的主观感知。德国社会学家哈特穆特·罗萨的研究击中了对大多数人的痛点：为什么我们的生活不再美好，因为人们的生活时间不断被挤压。在罗萨看来，科技加速、社会变迁的加速、生活步调的加速，三者循环往复，难以被打破。

在分秒必争中，网红之地，红得也快，凉得也快；人们的注意力，来得快，去得也快。

2021,围观与被围观的

5月，顾东林的葬礼过后，他的老家恢复了平静，原本人头攒动的顾家门口变成了村民晾晒麦秆的场地。8月，在拉面哥家门外蹲守的主播从鼎盛时的3000人变成了30多位。一位还未离去的主播介绍了大家的去向：有的在6月去了云南，直播迷路的亚洲象；有的7月初去了安徽蚌埠，追踪那位遭狗威胁市民激起众怒的徽州宴老板娘；7月中下旬，河南发生了洪涝灾害，又分流了一批。

时间藏在一座古老的座钟里，不动声色地看着人们来来去去：大衣哥、拉面哥，还有罗小猫猫子。

2021年10月15日，有着50万粉丝的罗小猫猫子在一场直播中喝下农药，后经抢救无效去世。她的亲友说，她原本只是想挽回男友，却被网民怂恿着喝下农药。

3年前，甘肃庆阳，一个19岁姑娘在丽晶百货大楼窗外踌躇4个小时后，最终在线上线下疯狂的围观中，挣脱了消防员的手。围观的人群里居然有人鼓起了掌。同一时刻，社交媒体上弹出了这样的留言：终于跳了。一位当地人夸张地形容：那天就好像整个庆阳人都出来了。

同一个故事反复上演，尽管世人从小到大就受到警告，不要在同个地方跌倒。秦岭登山与太白山之间的鳌太线，是一条危险的户外徒步线路。有心者发现，2021年五一假期，这条路上至少2人遇难。再往前，2017年五一，9人失联最终两人遇难。当地发布了禁止穿越鳌太线的公告，但每年，这条线的起点都会涌来新的充满好奇的人群。就像被告诫不能回望地狱的俄耳甫斯一样，越是紧要关头，人们越是被禁忌所惑。人类的欲望与禁忌撕扯，制造出一个又一个网红的之地。

荒诞，撕裂，充满矛盾，但世界不是一直如此吗？

保罗·奥斯特在描述20世纪60年代美国样貌的小说《4321》中写道：一张报纸上的故事，总是同时在各个地方展开，一个同时性和矛盾对立的杂烩，不同的报道在同一页面上共存，每个故事展示着世界的不同侧面，每一面都在主张某种观点和事实，但又和旁边那个全无关系，右边是战争，左边是鸡赛跑，上面是着火的大楼，下面是女童军同盟会，大事小事混在一起。

但世界的又的确不同了，我们竟然在一个传统的物理空间之外，建造了一个新的世界，在还没有探明所生存的宇宙之时，又发现了一个元宇宙。